

家
國
情
懷

何銘思

家國情懷 (精裝本)

作 者：何銘思

責任編輯：彭潔明

封面設計：李錦興

出 版：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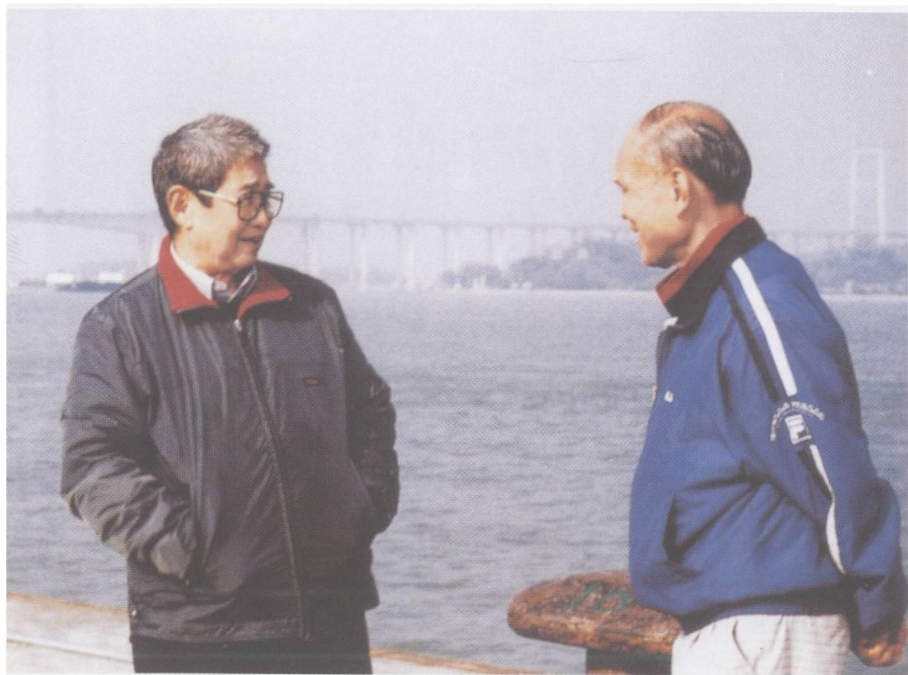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 次：二〇〇五年十月初版

I S B N：962-8917-10-2

承 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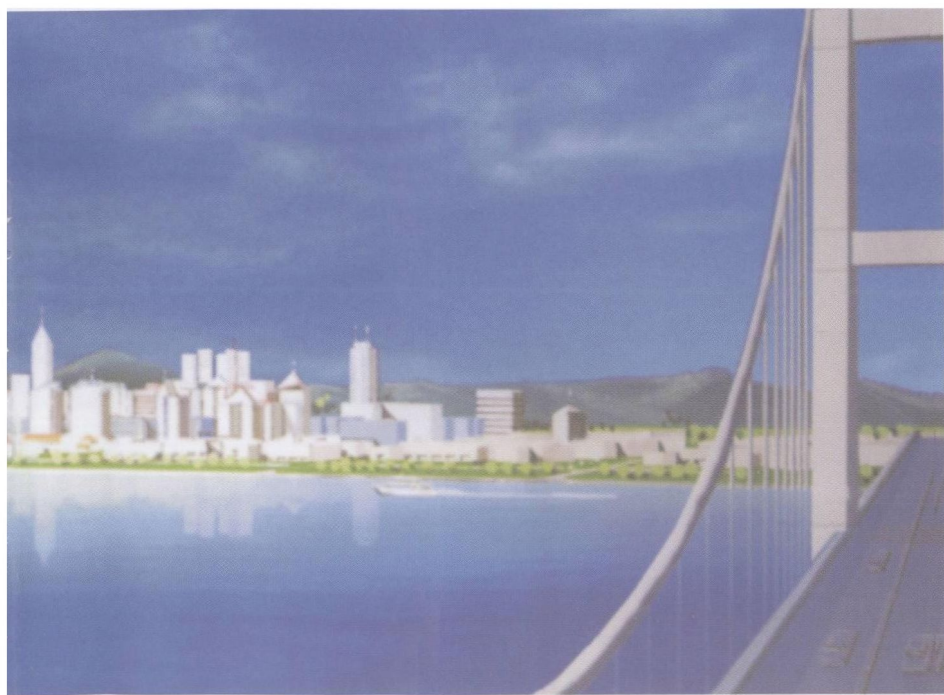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多年艱辛只為夢，相看南沙心意足。何銘思（左）與霍英東攝於南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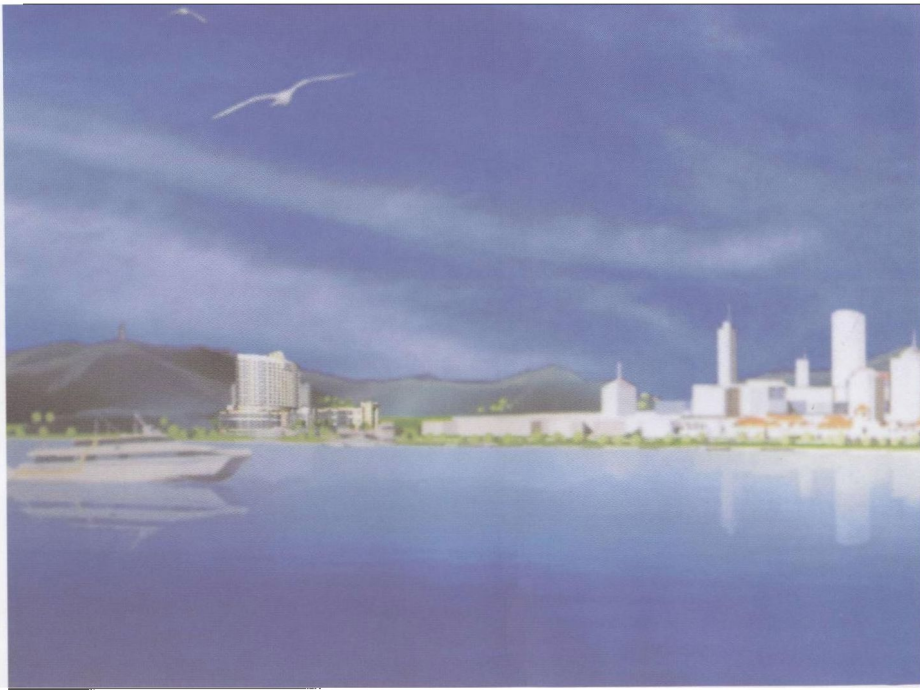
1980年，霍英東（右五）與李嘉誠（左八）、胡漢輝（右四）、胡應湘（左五）、馮景禧（左四）、王德輝（左二）、郭炳湘（左六）等人訪問蛇口。這是霍英東與香港商人最早介入內地改革開放事業的重要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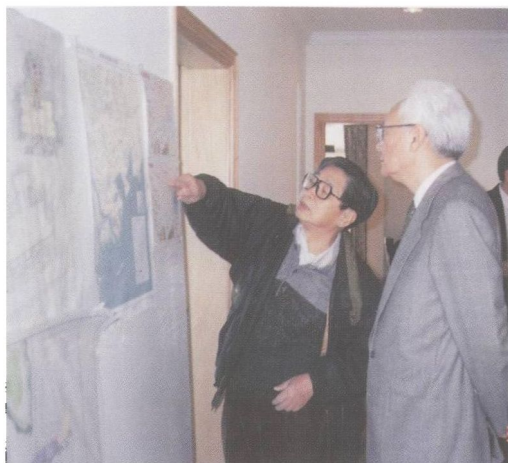


南沙大酒店是霍英東基金會和銘源基金會共同投資的五星級豪華酒店。地處珠三角的中心地理位置，毗鄰南沙客運港，景色宜人。



與霍英東（右）、霍英東千金霍麗萍攝於 2003 年 1 月





1994 年，何銘思與魯平（右）在南沙辦公室

1993 年 6 月，與李兆基（中）、霍英東（右）攝於培華基金會會議上



「泛珠三角」經濟區建設後，郴州、贛州、韶關「紅三角」就處在這個經濟區的中心點



霍英東（左三）與霍震寰（左四）等人在風度中學朗讀何銘思（左五）懷念戰友的詩篇：《把青春留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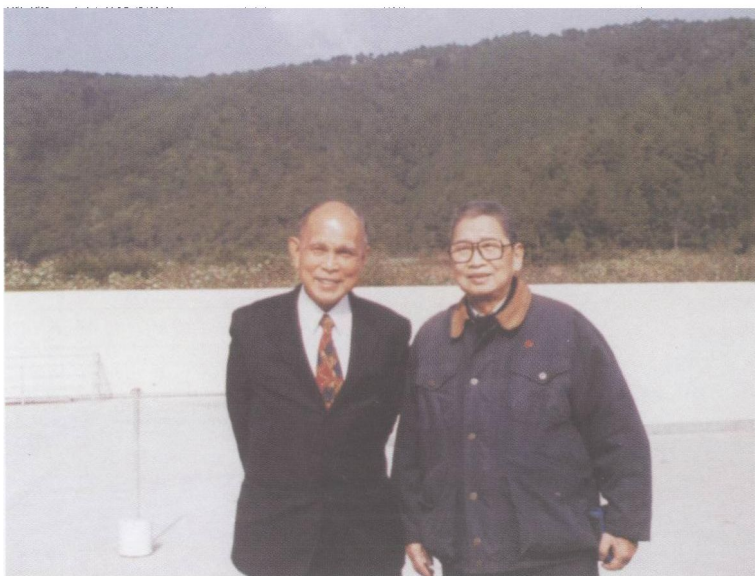
2005年，何銘思（前排右六）與李兆基（前排左六）、郭炳湘（前排左五）、霍震寰（前排左四）、鄭家純（第三排左一）、羅康瑞（第二排右五）、王敏剛（第二排右二）等人攝於培華基金會會議上



2004 年南沙客運港



南沙大酒店外貌



2002年11月21日至25日，與霍英東六上南嶺



在粵北山區建立「希望學校」



霍英東與何銘思為南沙建設花費不少心血



左起：伍淑清、霍震寰、胡德平、杜蘇里、霍英東、易少准、何銘思、林錫鑾，於2005年1月10日在南沙世貿中心大廈施工現場

作者簡介



何銘思

何銘思，又名何兆銘（1923—），

生於香港，原籍廣東順德。曾就讀香港喇沙書院、九龍華仁書院及香港達德學院。一九四〇年參加王作堯領導的惠東寶抗日游擊第五大隊，曾在廣東韶關參加第七戰區政治大隊，一九四四年返東江縱隊。抗戰勝利，回港入讀達德學院，一九四七年第二次離開香港參加粵贛湘邊縱隊，並任主力第六團營教導員率隊南下接應進入廣州城的解放軍大部隊。一九五七年返港，先後任香港新華社統戰部部長兼副秘書長、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華夏基金創辦之一、何氏教育基金會主席、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顧問、銘源基金會主席、霍英東基金會顧問。

山高海闊的赤子情懷

——何銘思先生文集《家國情懷》序

劉再復

新世紀之初，我又多了一位很特別的忘年之交，這就是何銘思先生。

二〇〇〇年秋天，我因客座香港城市大學，便借南方的「地利」第一次回到闊別十一年的故國，並到廣州中山大學作了一次關於《紅樓夢》的演講。就在此次旅行中，何銘思先生通過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何博傳兄邀請我到南沙去看看。早就聽說霍英東先生正在那裏「開天闢地」，並已建造起科學展覽館、圖書館、文化街和國際會議中心。抱着好奇心，我果然來到了南沙，果然見到了霍英東先生與他的基金會負責人何銘思先生。何先生給我第一印象極好：親切，平實，謙和，很有文化情懷。他親自當導遊，帶我觀賞了南沙的海岸風光和每一座剛剛崛起的樓台閣。

那天最難忘的是在一座小山坡的看台上，他如數家珍地講述我國近代史，講述珠江三角洲發展史，講述南沙創業史，講到最後，他說，「改寫中國歷史的鴉片戰爭，就在這裏（位於南沙的虎門）發生。英國人知道南沙重要，難道我們中國人就不知道。南沙位於珠三角的中心，完全可以成爲連接香港和溝通廣州、深圳、珠海、江門、中山、東莞、順德等大中城市的交通軸心。」聽了何先生的解說，我才明白，南沙是他和霍英東先生的一個大夢，一個創世紀式的夢。這個雄健的夢，包含着一個與殖民者英國人、葡萄牙人較量的潛在抱負：葡萄牙人用了四百多年時間創建了澳門，英國人用一百五十年創建了香港，中國人要用短得多的時間創造一個與前兩者對峙的海濱城市。我回應何先生說：「近年來，我已告別『理想社會』，斷定那是烏托邦，但不反對『社會理想』，不反對作夢，人總該有點精神，總該作點夢。」

然而，更爲寶貴的是，何銘思先生雖作夢，卻不生活在夢幻之中。他腳踏實地，爲實現這個夢而傾其全力。只要閱讀何銘思先生所有的講話和文

字，就會發現，何先生的人生特點是腳踏實地，口裏最積極、最常用的語言是「做實事」。他面對的現實的南沙，是瘀泥堆積的南沙，是布滿爛石的南沙，是被稱爲「病貓」、「番禺的西伯利亞」的南沙。自然條件的極其惡劣還好對付，而人爲的阻撓、拆台、「對着幹」卻使他們工程隨時都有崩塌的危險。這部集子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之一：《梁柏楠的南沙發迹和霍英東開發南沙的艱難》，寫的正是他沒有被人爲的腐敗勢力所擊倒的艱辛歷程。這一歷程讓人驚心動魄，讓人知道在中國要爲中國人做點好事、做點實事是多麼困難。一面是精衛填海般地投入全部生命，一面則是借着各種名義吸着創業者的心血；一面是拚命硬幹，一面是巧取豪奪。從一九九〇年到二〇〇〇年，整整十年，何銘思先生從七十歲走向八十歲，投入三十多億人民幣於海灘之中，這是人們知道的，但投入多少心力，則只有天父地母和他自己才明白。樓閣是崛起了，但頭髮也花白了，所有的實幹家都是這樣的命運，爲崇高的目標鞠躬盡瘁，直到生命耗盡。何銘思先生作爲霍英東先生的知己和霍先生一起草創南沙的業績，更堅定我曾發表的見解：評價歷史人物，尤其

是評價中國近代的歷史人物，其一是要側重看其行為語言，而不是看其文字語言和口頭宣言；其二是要看其做了哪些實事，即為中華民族和整個人類世界的進步做了哪些實際貢獻，而不是看其黨派歸屬和意識形態立場。中國近代史是豪雨雄風與血雨腥風並置交加的歷史，儘管錯綜複雜，但其風雲人物卻只有兩大類：一類是當皇帝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大小皇帝），一類是做實事的。我們自然應當欽佩做實事的。無論是宮廷中人還是宮廷外人，無論是革命黨人還是改良派人，無論是黨派中人還是黨派外人，無論是共產黨人還是國民黨人，其中都有一些卓越者在為中國的進步默默揮灑心血。不管是在哪個層面（經濟、政治、文化、科學技術等）做了實事，我們都應當銘記他們的功勳，排除黨派偏見而給予衷心的敬意，樹立起「做實事」的價值尺度，歷史才有公平，中華民族才有靈魂的健康。與此相關，才不會老是重複講空話、講大話的惡習，也才不會再犯虛妄冒進的精神狂躁病和自我膨脹的精神浮腫病。

何先生有一個南沙情結，還有一個粵北情結。我在前一個情結中認識了

事業中的何銘思，又從後一個情結中認識了情感中的何銘思。儘管兩者其實都有事業與情意，但後者更讓我了解何銘思先生的精神本體：這是一個赤子，一個特別講情義的人，一個身在富豪圈中、心在窮苦兄弟群裏的人，一個懂得財富的意義在於財富之外的人，一個公德心與私德心兼備並行的人。

從南沙回來之後，我在香港還工作了整整兩年。這段時間，我們一起多次飲茶聊天，這才發現何先生口中最常說的概念是「粵北」。可以聽出，他日夜牽掛的是這一片土地與人民。粵北是有名的窮地方，當年何先生在那裏戰鬥過，幾乎奉獻出整個青年時代，而且，那裏至今還埋着他的戰友的屍骨。一九四〇年日本佔領廣州，共產黨抗日游擊隊在惠陽、東莞、寶安一帶活動，何銘思先生懷着一腔熱血，離開香港，去了流浮山，偷渡日軍的封鎖線，返回內地參加了王作堯（後任東江縱隊副司令員）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開始了一段穿越槍林彈雨的生涯。一九四二年，他到韶關被組織安排在「七政大」宣傳隊，從事革命文工。一九四六年夏秋，東江縱隊北撤時，他又被留在粵北，在極其艱險的條件下，轉戰九連山、北山、梅嶺和翁江、北江西